

[法]L.布尔努瓦著

耿昇译

丝绸之路



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承蒙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
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戴密微作序

丝 绸 之 路

〔法〕L·布尔努瓦 著

耿 昇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丝 绸 之 路

〔法〕L·布尔努瓦 著

耿 昇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125印张22插页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统一书号：11098·27

定价：1.5 元

Luce Boulnois

La Route de la soie

Préface de paul Demiéville

*Membre de L'Institut
professeur de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a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Arthaud

1963

译者的话

本书法文原名为《La Route de la soie》，作者为吕斯·布尔努瓦 (Luce Boulnois)。1963年由法国巴黎B·阿尔托 (B·Arthaud) 出版社刊行，并由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作序。

为了大家查阅方便，我们在译文的左边注上了原文的页码，索引部分也是根据原文附上了页码。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诚恳帮助和热情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雍同志为本书的翻译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在业务方面给以指导；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同志阅读了译稿，并对译稿作了一些修正；张毅同志和单清江同志也为本书的翻译工作帮了不少忙。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不揣简陋，译出发表，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0年8月于北京

在本书中，“丝绸之路”是作为中国从上古迄今同西方国家整个关系的导线加以论述的。这里所说的“西方”，不仅是指欧洲，那里古老而又杂乱的传统与东方的传统是对立的；而所谓“东方”的概念，又是不明确和经常变幻莫测的。这里指的是整个欧亚大陆，即中国以西的辽阔地区，包括印度、西域和伊朗。人们甚至还揣测除了中国之外，这些地区之间也经常互相交往和进行交换。丝绸贸易是这种交流的动力，也是这种交换的真实写照。因此，丝绸贸易不仅涉及到经济史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政治史、文化史和宗教史诸问题。

本书内容广泛，笔调优雅，把历史讲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作者从他所能接触到的汉文和俄文的浩繁史籍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原文。为了阐明多少世纪以来陆路商队和海路船队混合贸易的文明史，作者所引据的文献卷帙是丰富而广泛的。

8 本书并无卖弄学问之意，也无迂腐的学究气味。巧夺天工的文笔，读起来实在脍炙人口。这本书的出版也恰得其时，我们预祝本书会紧扣更多读者的心弦，使他们读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并能从中发现广泛的思考和想象的内容。

读者们将会在本书中读到，中国同西方的贸易交流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了，虽然本书只讲到鸦片战争为止。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也曾历尽沧桑，经过不景气和萧条的阶段，其发展道路不仅是多变莫测的，而且往往也是令人感慨不已的。一言以蔽之，正如本书在《结论》部分强调指出的那样，这种贸易主要是涉及一些豪华的奢侈品，其中丝绸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它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女性，甚至被一些“色情狂”们所利用。细薄易碎的瓷器是另一个例证。除此之外，还有香料，四十年前，我在中国南方的大港口、福建省泉州(Zayton)的街头还闻到过这种扑鼻的和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这尚且不包括移植驯化动植物，但这一问题属于另一范畴了。中国进口物资情况也基本如此。其中包括稀有物品和珍贵物品，玻璃制品、脂粉香精等化妆品，杂耍家和幻人所用的物品，再晚一些时候，还有自动机械、钟表之类。这就是汉文史料的西域传中最经常罗列的物品。公元166年，大秦王马可·奥勒留·安敦尼努斯(Marc—Aurel Antoninus)的一位使节来到了汉朝宫廷。此人更可能是近东的一位冒险商人。他的“贡品”是些什么东西呢？共计有：一种象牙雕刻、犀牛角或玳瑁等珍品。这可能是他在印度或印度支那沿途所觅寻采购的。当时在中国宫廷特别受欢迎的贡物是奇珍异兽。东汉时期，大宛（今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进献来了一些“天马”，人们认为它们具有各种神奇的本领，就象中国传说中的“龙”一样。在十五世纪，中国的一位太监

曾奉诏远涉重洋，进行远途海路探险，人们认为此人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先祖。他在“下西洋”的时候一直扬帆远航红海海岸，其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叫作“麒麟”的长颈鹿，从孔夫子的时代起，中国人就把这种神秘的独角兽看作是一种吉祥的征兆了。

这些事件中肯定也包含有经济的因素，由于文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所以就没有记录在卷。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中也充满着神话般的荒诞情节。有一部道教文献——我们将在下文扼要提到——对“大秦”（Sina Major，至少本书的意思是指罗马帝国）进行了描述，其内容完全符合道教徒们对黄金时代的看法。但异国情调的无政府主义空想思潮并不适应于中国的国情。“东方和西方的历史都以对方的地区为理想王国”。从西方来说，那种把中国看作一朵玫瑰花的思想并不完全起源于伏尔泰。诺斯替主义者巴德桑曾断言，在赛里斯（Sères，即中国）人中，既没有盗窃犯，也没有杀人犯。这正是对上述所提到的那位道教徒观点的反响，他也一口咬定大秦国无歹徒劣种。在我们今天，那种认为美则胜似一朵玫瑰花，丑则一团漆黑的看法，难道还有什么价值吗？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告 读 者

有关汉语名词的拼音问题，本书所使用的音标是以法文的拼写办法为基础的，这与戴贝斯辞典中的写法完全一致。选择一种适宜的汉文文字转写法，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必须选择其中的某一种办法。因此，我就采纳了法语的音标。其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汉语和法语的发音习惯最相近似的缘故。但是，请读者们不要忘记，所有的音标都仅仅是一种习惯作法，也仅仅能大致地说明真实的发音情况。

本文中可能有许多音标方面的错误，尤其在大写字母、破折号和省略号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出版物和书籍中，同时使用许多音标方法，这种错误更容易发生。为此，事先就谨请读者们原谅。在我们作了这一保留之外，我们希望汉学家们也不要过分地考究音标问题，甚至更不要比中国人自己还注重音标这一细微末节问题。

目 录

译者的话	i
序	iii
告读者	vi
前 言	1
第 一 章 丝绸之乡	6
第 二 章 罗马——陌生的地方	13
第 三 章 汉朝西陲的胡族	23
第 四 章 海路的开辟	31
第 五 章 商队之道——从石城到玉门	58
第 六 章 古代地理学家的世界观	74
第 七 章 商贩民族：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 且兰（巴尔米拉）人	88
第 八 章 诸神灵的互相往来——佛教传入中国和婆 罗门教传入西方	95
第 九 章 罗马在中亚的影响	116
第 十 章 波斯与拜占庭之间的决斗	130
第十一章 从贸易交往到间谍活动	150
第十二章 康居——商贩和艺术家的国家	170
第十三章 一种远来的异教	189
第十四章 在水手辛德巴德时代	204
第十五章 从十字军东征到马可波罗时代 遥远的契丹	233

第十六章 里昂——最后的丝绸之都·····	246
第十七章 从最后的帆船到最早的飞机·····	255
第十八章 历史考古学家·····	274
丝绸之路沿途重大事件年表·····	284
参考书目·····	292
索 引·····	305

照 片 目 录

1. 巴勒提特（克什米尔）之前的崎岖小道
（A·菲力普摄影——巴黎）
2. 蒙古地区的骆驼商队
（阿尔托出版社供稿，C·阿尔托的搜集收藏品。
F·艾伯哈特——斯特温斯所摄照片——巴黎）
3. 罕萨（克什米尔）河流域的商队
（A·菲力普所摄——巴黎）
4. 达夫达尔（克什米尔），海拔3,600米高处的宿营地
（A·菲力普摄影——巴黎）
5. 中国的万里长城
（阿尔托出版社供稿，C·阿尔托的搜集收藏品。
F·艾伯哈特——斯特温斯摄影——巴黎）
6. 且兰（巴尔米拉）的柱廊
（阿尔托出版社供稿，M·奥德兰摄影——巴黎）
7. 在红海为阿拉伯小船装货的奴隶
（F·巴尔桑摄影，地图照片社供稿——巴黎）

- 8—17. 十八世纪的中国稻草纸水彩画中有关生产丝绸的画面
里昂艺术技艺博物馆供稿 (R·巴塞所摄照片——里昂)
- 18—31. 十八世纪的雕刻品中的丝绸生产工序
刻板画美术馆藏品, (阿尔托出版社供稿, H·阿丹摄影)
32. 三——四世纪阿富汗的希腊印度 - 佛教艺术品。天王头像——烧陶——由哈达 (Hadda) 发掘出土
基迈博物馆收藏品 (照片档案部供稿——巴黎)
33. 阿富汗三世纪时的艺术流派。万灵的佛陀 (岩片画)
基迈博物馆收藏品 (照片档案部供稿——巴黎)
34. 菩萨坐像。来自北魏时代龙门石窟的老君堂石灰岩质
M·卡尔曼收藏品 (照片档案部供稿——巴黎)
- 35—37. 十三世纪的阿拉伯文手稿
35. 阿布·泽德在旅行中
36. 旅行中的队商。歇脚处
37. 阿布·泽德与阿尔·阿里特相会 (国立图书馆供稿——巴黎)
- 38—41. 十七世纪的雕刻品十七世纪的丝绸工业
(阿尔托出版社供稿, H·阿丹摄影)
- 42—43. 伊斯兰教艺术。波斯阿拔斯朝 (黑衣大食) 时代
绘有大象图案的丝绸布——详图鲁佛尔博物馆藏品
(照片档案部供稿——巴黎)
- 44—46. 十八世纪里昂所生产的具有中国装饰图案特色的
丝绸 (博物馆照片——里昂)
47. 格佐利: 朝拜初生耶稣三王的随行列队。详图
梅迪西宫教堂——里卡迪, 佛罗伦萨 C 阿利那利——

布罗兹摄影——巴黎)

48. 波提塞利。春天。局部

奥菲斯博物馆——佛罗伦萨 (布罗兹摄影)

49. L·乌尔巴尼: 由天使们所包围的圣母和孩子们。局部

堪巴纳收藏品 (J—P, 苏德摄影)

50. 慈善的圣母·局部。该作品被认为是由蒙特普尔

希雅诺) 所作

堪巴纳收藏品 (J—P 苏德摄影)

51. 克丽维莉: 怀孕的圣母·局部。(J—P 苏德摄影)

52. 法国十六——十八世纪的艺术派别 (吉罗顿摄影——巴黎)

53—54. 瓦托。热尔圣的标记。详图

夏尔罗顿堡宫——柏林 (布罗兹摄影——巴黎)

55. 韦拉斯科斯: 身着白裙的马格丽特·泰勒兹小公主

维也纳博物馆 (布罗兹摄影——巴黎)

56. 戈雅: M·依尼雅希雅·阿瓦莱兹和德勒多所制

画像。阿斯托尔克侯爵夫人 (J—P 苏德摄影——巴黎)

地 图 目 录

1. 罗马帝国在卡尔莱战役时代向东地中海地区的
扩张图

2. 张骞通西域路线和中国在公元前140—前100年之
间的疆土开拓图

3. 公元前150年左右的欧亚大陆和丝绸之路

4. 托勒密所作的地理图
5. 考古发掘图
6. 拜占庭帝国与萨珊王朝的关系图
7. 佛教传播路线图
8. 阿拔斯朝（黑衣大食）时代的穆斯林波斯
9. 马可波罗东游路线图
10. 中亚地图

在古代罗马建立七百年后的一个盛夏之初，即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头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和叙利亚的总督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Grassus）鲁莽地率领七个军团杀向了东方，而且远离后方，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其目的是为了追捕一股在逃的、尚未捕获的敌人^①。

由于长期的犹豫不决和迟迟不战，军中之锐气大减。自从叙利亚兴师以来，人们就对所出现的一连串的不祥之兆深表忧虑：克拉苏及其儿子在从赫里奥波利斯（Héliopolis）寺庙出来之后仰天跌倒，克拉苏乘骑的猝然死亡（该马在幼发拉底河溜缰并被淹溺而死）……。由于远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军中又笼罩着一团疑云和充满着急躁不安的情绪。这些迷信十足的士兵们怎会忘记，甚至在罗马城的大街上，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以一种古老的和神秘的方式诅咒克拉苏。谁能知道这类诅咒会产生多大的效力呢？

至于克拉苏麾下的那些军官，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在罗马是十分不得人心的，是疯狂之举。他们也清楚地感觉到这一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他们的大元帅争夺个人荣誉，因为克拉苏非常嫉妒三头政治中的另外两名巨头，即恺撒（César）和庞培（Pompée）。

军队的士气相当低落，战斗是非常激烈和令人颤栗不安

^① 见普吕塔尔克：《克拉苏的一生》。

的。粗犷的安息人的部队伴随着他们的巨型皮鼓声和哨声发出了阵阵震耳欲聋的吼叫，在如霰般的密箭掩护下，他们蜂拥而上，将罗马部队层层围住。罗马人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们的双手被迎面飞来的乱箭钉到了盾牌上。罗马军团虽受到如此袭击而感到毛骨悚然和茫然失措，但他们顽强地多次企图进行肉搏战，因为这是他们能进行自我解救的唯一手段。但安息人从来都是在乱箭齐发时离敌手最近，而在混战中又尽量远避敌手的。

安息人的后方有一支骆驼部队，负责驮运箭支。因此，罗马人不能够指望安息人的军备给养会断绝或消耗殆尽。他们的
12 长箭完全能射穿“硬”盾牌和“软”战袍，甚至能一箭连穿两人。由于弓弩手们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功夫，他们甚至能攻破罗马人“龟形”阵列，如砍瓜切菜般地斩断罗马人和战马的腿脚，以此突破由手持盾牌的罗马军士组成的一道道人墙。

罗马人负隅顽抗，坚持了许久。但到当天正午时，安息人突然展开他们的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由于这些军旗耀眼夺目，再加上罗马军团本来就已疲惫不堪，备受惊吓之苦厄，他们终于丧失了赫赫有名的勇猛善战的美名和所向披靡的传统。这是一场大崩溃。这一战役以克拉苏的阵亡而告结束，因为他被敌人诱入了埋伏圈而疆场殉难。克拉苏的儿子也在疆场捐躯，他是为了避免被安息人生擒受辱才自尽的。两万多名罗马兵士也血染沙场，另外一万名士兵被俘虏。在卡尔莱战役中，安息人就这样大获全胜。这是罗马人发动的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战役。

克拉苏的首级被呈送给安息国王奥罗德斯（Orodes），他当时住在亚美尼亚。稍后不久，罗马战俘都被押解至马基亚纳（Margiane，即呼罗珊之旧称）的安条克（Antioche，即安都），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安条克城从前由亚力山大大帝所筑。克拉

苏和他后来的许多人一样，也重作了一场马其顿人陈年已久的黄粱美梦，其结果是他的军队并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作为战俘才踏上了他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领土。所以，罗马之鹰翱翔如此之遥远，却以最终成为安息人的寺庙之鬼而告终。

至于那些在这次毁灭性的战役中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绣金的、颜色斑斓的军旗，历史学家弗罗鲁斯（florus）认为这就是罗马人前所未见的第一批丝绸织物^①。

丝绸比先前所有的纺织品都更加绚丽多彩，因而很快为罗马社会所熟悉。叙利亚战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得到了这种织物；它可能是在几次战役获得的战利品，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到手的。卡尔莱战败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当恺撒在罗马祝捷的时候，借机向罗马臣民显示夸耀各地所展现的奢侈品，即为他的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奉献的一批丝绸织物，因而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惊诧赞叹。这件事的真实性很难考订，至少D·卡希攸斯（DionCassius）的著作是这样记载的，但这部著作是在事后数世纪才撰写成的。除了那些曾在东方旅行过的人之外，这似乎是罗马人首次有机会欣赏丝绸，以饱眼福。

数年之后，罗马人便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以至于在公元十四年，即在奥古斯都（Auguste，屋大维）临死之前数月的时候，古罗马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戴丝绸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不仅如此，而且对妇女们使用丝绸也作了一定的限制^②。这说明，在卡尔莱战后还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丝绸这种新颖的和异国的产品就大量地渗透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了。

① 见A·瓦隆：《丝绸古代史》，泰斯涅尔：《丝绸专名考》。

② 见A·瓦隆：《丝绸古代史》。